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九、誤傷林驚石牢被困

這日張老之子張小山因見妹子業已成人，父母又極鍾愛，老母大病剛起，意欲借著妹子生日，把家中存了半年不捨得吃的麥粉做些麵餅，再將僅有的一隻老母雞殺掉，連同馮氏兄弟昨日送來的一些野豬肉，全家大吃一頓，補補平日的苦勞。打算明朝再往莊中送糧，好在限期未過，過了明午不交方算違限，憑著歷年老面子也不至於吃什大虧。心想，這多年來別的土人雖然常受鞭打凌辱，自家仗著謹慎小心，只日子越過越苦，並未受過打罵，就此忽略過去。先命二牛往尋鐵漢，恰巧鐵漢近年多開了幾畝田，莊稼甚是茂盛，算計自吃之外，還可送點與別的土人，一時高興，想起日前虎女所送大塊岩鹽，想在收割以前去打兩條野豬肥鹿，用鹽醃好，一半還送虎女，一半準備到時邀了張、馮兩家到他新蓋的木房中過中秋節，人已離開，不知去向。

二牛因張老全家俱喜鐵漢，見天還早，意欲將他找到。不料尋遍平日去處，均未見人。天已近午，快吃壽麵，只得趕回。剛走到來路崖上，便見幾個惡奴由張家走出。張老和乃兄大牛挑了糧食正往前走，隱聞悲泣之聲。知道張家的糧已被惡奴搜走。看神氣張家已被惡奴鬧個河翻水轉，當時還不敢去。

等了一陣，見金娃哭啼啼走出取水，忙趕上去見面一問，才知方才惡奴到來先是催糧，後見金娃裝扮整齊，人又美貌，動手調戲。張小山怒極發話，被惡奴打傷，將家中租糧連同有限存糧全數搜去，迫令張老、大牛挑走，親見莊主回話。

等到黃昏，大牛帶著鞭傷回轉，身後還跟來一個惡奴。剛一見面便喊：「二牛、小山快逃！否則決難活命！」惡奴聞言大怒，動手就打。

不料大牛是個血性漢子，因在莊中受辱，張老已被惡霸囚入石牢，迫令獻出女兒與他為妾，否則全家殺死，休想活命。

大牛在旁分說了幾句，張老又說：「金娃業已許配二牛為妻，收過聘禮。」

巴賊越發大怒，先將大牛毒打一頓，再命惡奴押來，假傳張老之命，令女兒往莊中去見巴賊。大牛憤悲之極，早已橫心，打算拼命。又知張氏父女寧死不從，一到便令二人快逃。見惡奴動手打罵，冷不防縱上前去，掐緊對方頭頸，正在滿地打滾。小山少年氣盛，又見乃母嚇死在旁，不由怒火中燒，上前一刀將惡奴殺死。四人略一商量，背了母屍便逃。

剛到崖上，回顧後面又有多人追來，乃母人已斷氣，無法救活，匆匆把屍首藏向附近山洞之中，人也一同藏起。到了半夜，均覺饑渴。先是大牛、二牛相繼出外探看，一去不歸。兄妹二人正在洞中憂疑，眾惡奴打手忽然尋來，本來小山命也難保。

總算金娃機警，見勢不佳，哭告乃兄說：「仇人專為尋我。爹爹尚被囚禁，不知如何受苦。我就捨了自己，為他擒去，還能保得爹爹一命。否則東山相隔甚遠，那位騎虎的女菩薩只聽鐵漢傳說，天天盼她，一次也未遇見。早晚必被惡奴擒去，全家都難活命。不如由我捨身救父，二牛他們也許因我能夠無事。留下哥哥將來裡外合謀，還可報仇，」

一面又發了許多惡咒。小山想起父親所受毒刑，本在憂急，聞言也覺在理。

正在商計日後如何下手，洞口已有人在說話，聽出大牛已被擒去，正對惡奴怒說，「四人分路逃走，不知去往何方，逼我無用。方才曾聽虎吼，他們兄妹也許被那騎虎的女菩薩救走。」

惡奴便說：「人藏洞內。」外面已有火光照進。

金娃見勢不佳，忙即挺身奔出。惡奴本因巴賊聽說金娃美貌，非當夜將人搶到不可。覺著張老如此倔強，乃女已許二牛，未必一喊就來，命眾惡奴趕來相助。到後一看，先來惡奴被人殺死，全家逃亡，又驚又急。空手回去，主人兇暴，決不答應，只得滿山搜索，好容易將大牛擒到，一路尋來，到了洞前，金娃忽然衝出，當時圍住。

金娃跳腳哭罵：「要我上路容易，但我哥哥不知去向。他又一身的傷。你們如將他當面放走，我便答應；否則一頭碰死！」

惡奴不知是詐，力言：「人未捉到。莊主要的是你，只肯同去，萬事皆休。馮大牛殺了我們的人，卻不能放他逃走。」

金娃一想，事已至此，只得假裝委屈，哭啼而去。二牛先出，往尋鐵漢未遇，發現火光人影到處搜索，不敢回轉。遙望惡奴已走，趕回山洞，小山正在悲憤痛哭，問知前事，自是傷心。因料方才殺了惡奴，金娃此去吉凶難料，小山身又受傷，不能再逃，只得由二牛背了小山往東山境內逃走。初意逃往鐵漢家中，有事一樣危險，還要連累別人，打算乘此時機逃遠一些。不料鐵漢當時路遇虎女，代她做了點事，剛剛回轉。

途中相遇，問明經過，暴跳如雷，氣道：「事情也是大巧。要是昨日發生這事也還有救。這位騎虎的姑娘黃昏後恰巧離開，一時無從尋她。所居山洞地勢隱僻，常人足跡決不能到。雖有兩隻老虎，都不傷人，又認得我，一隻大的已被騎走，洞中飲食俱全，便住一年也有吃的，莫如到她洞中暫避，由我想法救這老少三人，將來再打報仇主意。」

一面說起近半年來所遇奇人奇事。張、馮二人聞言驚喜。鐵漢先將人送往虎女洞中安頓，並照虎女所說朝守洞的虎喊了虎名，那虎果然馴善非常。安置停當，天已快亮。

鐵漢原因虎女之外並與公亮相識，以為虎女不在，公亮近來每日均往獵場林中走動，當可尋到，匆匆便往回趕。哪知尋了半日均未見人。回到自己家中胡亂吃飽，又往尋找，人仍未來，所居香粟村相隔既遠，又未去過，不認得路，急得無法，人又好強，想起昨夜拍了胸脯，如何再去見人？越想越不是意思。

心裡一急，恰巧遇見一個交糧回來的土人，得知張老見了惡霸甚是固執，說什麼也不肯答應婚事。金娃偏要見過父親答應之後才肯順從。如換別的女人早被打個半死，巴賊不知怎的愛極了金娃，居然不忍殺害，一味威迫利誘，想令張老屈服。本還顧忌，不肯虐待張老，只拿大牛毒打示威，殺雞嚇狗，加以威逼。

不料惡奴金三狼初意只想強娶金娃為妾，乃至調戲未成，負氣稟告巴賊，將事鬧大，又生憐意，既不憤金娃送與別人享受，又見巴賊愛極新人，想起雙方結怨太深，金娃做了新姨娘定必得寵，必要乘機報復。狗子為人喜怒無常，難免受害。又是嫉妒，又是憐恨，意欲假公濟私，將張老害死；金娃性烈，定必懷恨不從，不是被害，就是自殺，這樣便可免掉後患。

於是背了巴賊常加毒打，張老業已吃過許多苦頭。鐵漢聞言，怒火燒心，想起前日妻公亮所說巴賊對於東山這班俠士又恨又怕，雖然面和心違，表面上還帶幾分客氣，只不將臉抓破，還好商量之言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膽氣一壯，便往惡霸莊中趕去。

初意打算憑著一身本領，由那年暗人後莊的密路途徑暗中掩入，看事行事，偷進石牢，先將張、馮二人救走，免其受苦，送往虎女洞中，再作計較。如被賊黨發現，便推奉了東山香粟村諸俠士之命，說山中近又發現凶狼，約其合圍打狼，也不至於為他所害。自以為主意想得高明，冒失趕去。

所行恰是寇公避昨日來路，崖洞側面中間隔著一條山溝和一片湖蕩。鐵漢本來會水，人又矯健，去時正在深夜。巴賊法令素嚴，各路山口均有防守，外人休想入境一步。土人更是畏若狼虎，要他命也不敢前往窺探。以前雖發生過土人行刺之事，但都沒有深入，只殺了一匹馬逃走，並且只有一次，一直無事，誰也沒有想到有人越崖游水由莊後侵入。

鐵漢容容易便到了巴賊所居後莊樓下。那通往石牢的地道鐵漢以前只聽一老土人說過，土牢共有三處入口，內中一個偏在莊橋側面。為了上有一條溪流，下面地道均是山石建成，甚是堅固，鐵漢卻不知道。彼時全莊人等十九睡熟。巴賊為了金娃非要父女見面，問明之後，誓死不從，心中氣憤，又不捨得殺死，吃了幾杯悶酒，便往上月新霸佔的一個少女房中安歇。

鐵漢如其深知底細，只要尋到前面入口，由地道走往石牢，將兩個看守的惡奴殺死，救了張馮二人，徑由土山那面另一洞口逃走，照著昨夜裡所行山路越崖而出，天明以前決不會有人警覺。無奈地理不熟，共只來過一次，除莊後地道外別無所知。偏巧這一條人口原供巴賊親自出入土牢消遣對頭之用，照例夜間關閉，無法入內。

鐵漢在暗影中繞著許多樓台亭閣，窺探了一陣，見到處靜悄悄的，不見一條人影。地道鐵門之外還有木柵，萬難入內，實在無法。因覺張、馮二人身受重傷，便是救出也難帶走。心裡一急，忽又想起金娃不知關在何處。難得全莊敵人均已睡熟，正好下手。何不先將此女救走，到底也好一點，省得空跑一次。心中一動，不願空回。便貼著牆根一處窺探過去。

事又湊巧，巴賊愛妾林鶯近聽妹子之勸，不再爭風吃醋。想起丈夫荒淫薄情，心終難過。想起前月出莊打獵，不知怎的由崖上落下兩塊山石，丈夫馬快，沒有打中；自己跟在後面，恰被打中腿上。跟著命人滿山搜索，並未發現人影，彷彿上面崖石年久鬆落。

上藥時沒有上好，傷處至今不曾痊癒。加以天熱，胸前又生了一個熱瘡，稍微有點膿血，由此丈夫便不再進房，口稱養病要緊，實是嫌嫌，許多薄情之事。當夜為了新搶女子張金娃不肯順從，反要自己代向致意，越想越氣。巴賊去後心中煩悶，彼時天氣還早，便將妹子林蓉喊來談大解悶。

林蓉前恐巴賊動強，一面向姊哭訴，以死自誓，求其保護，巴賊總算還有一點顧忌。又聽林鶯說只不調戲她妹子，任你隨意搶人為妾均可不問，巴賊雖然答應，未再調戲，林蓉仍有戒心，除乃姊外又與巴賊之妹柔雲交好，並與同居一室，一聽乃姊喊她，又在夜間，好生不願；無法拒絕，只得前往。

坐談了一陣，兩次告辭，均被林鶯勸住。後聽巴賊已在別房安睡，才放了心。姊妹二人這一談不覺到了半夜，覺著腹饑，又對飲了一陣。林鶯還想留她同睡，林蓉知道巴賊喜怒無常，一味荒淫，向不避人，就許一清早趕進房來，執意不肯，於是又多坐了一會兒。走時，林鶯忽然憐愛妹子，恐她膽小。

想起柔雲近日不知何事心神不安，老早上床悶睡，不曾同來，嫌外面冷靜，意欲送她回房。因在江湖多年，體惜下人，好在巴賊沒有同房，姊妹密談又不願被人聽去，下人早已分別遣睡。柔雲所居相隔頗遠，姊妹二人同往前走。

鐵漢見幾處樓上均有燈光，拿不准金娃關在何處，又無一人可以探詢。心正為難，忽聽女子笑語之聲。上旬天氣，月光不亮，忙由暗中掩過一看，見是兩個婦女穿花拂柳低聲笑語而來，內一少婦手還提有一盞紗燈，攜手同行，神情親密，像是兩姊妹。先想上前威嚇，繼一想身是男子，不應欺侮兩個女子，前聽人說，莊中婦女都是惡霸強搶而來。

休看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實則惡霸喜怒無常，一味凶淫任性，不知體恤。稍不如意，或是日久變心，得新忘舊，便遭打罵凌辱，奴隸不如。她們都是些可憐人，不應欺侮。何況人有兩個，其勢不能用手去捉。一個嚇她不倒，哭喊起來，驚動敵人，豈不討厭？正在盤算，欲前又卻，打不起主意，二女已由身前走過。

心想跟蹤偷聽，剛要尾隨掩將過去，聽出二女口氣好似送人回房，一個還要分手回去，少女身旁還佩有一口寶劍。不知林蓉為防惡霸調戲強姦，不分日夜，兵刃暗器向不離身。想起平日所聞，誤認少女是惡霸之妹巴柔雲。仔細一看，貌又不像，和少婦又是姊妹相稱。林鶯常出打獵，鐵漢曾經見過，但相隔又遠，又是一身獵裝，本領頗高，不像此時文秀，還沒想到是她。

照著土人傳說，柔雲是惡霸之妹，心腸甚軟，每遇土人受罪，必向惡霸力爭，存有好感。近和公亮相會，似頗投緣，人也見過。林鶯還有一妹卻未聽說。想等二女分別，挑上一個再行下手，便未跟去。林蓉見夜已深，再三推謝，請乃姊回去。林鶯本來還想送到再走，忽覺熱瘡破口有膿流出，素喜乾淨，忙著回房洗膿上藥，便將手中紗燈交與妹子帶走。

林蓉笑道：「姊姊病體未愈，前次打獵所受的傷才剛結疤，胸前又生熱瘡，一點也碰不得。沿途花樹太多，姊夫所居正樓還有好些石筍假山，一不留神撞在上面如何是好？今夜雖無月亮，莊中向來安靜，各處房中俱都有人，稍有風吹草動全都驚醒。妹子武功雖差，也還能夠自保。姊姊瘡還未好，手中無燈怎好走路？」

林鶯急道：「妹子怎不聽話？你是閨中少女，不能比我。你回到雲妹房中還有老長一段。休說你姊夫對你存有邪念，他這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不可不防；便是近來莊中兆頭也頗不妙。休看我們人多，倒有一多半的飯桶。你姊夫本領雖高，但他終日荒淫酒色，倚勢狂傲，以為照他那樣凶橫強暴，永遠可以太平無事。

「決不想他虐待土人太甚，早晚必有反抗。東山那些暗對頭已極可慮，近又出了一個虎女。連日心神不安，必有變故發生。我嫁到這樣丈夫，有何法想？最可氣是他將張家金娃搶來，還要我代她拉馬，要是以前我早翻臉了。你看這一大片莊院，單自己人就有好幾百，睡得偏是這樣死法。

「要有幾個強敵突然趕來，非被人家殺個落花流水不可。剛起秋風，天還未冷，就這等懈怠，要到冬天夜裡更不知怎麼懶呢！路才走了一小半，我平日走慣，以前奔走江湖，專在月黑風高，夜靜更深之時下手走動。目力又好，自己家中哪有這等嬌法？我此時急於回房有事，快將燈拿走。再不聽話姊姊要生氣了！」

林蓉從小跟她長大，向來惟命是從。近因惡霸變心，好容易姊妹情分越來越厚，如何還敢違抗？只得將燈接過，轉身走去。

鐵漢聽出少婦竟是林鶯。二女這一定立爭論，越發看清，果與前兩次打獵時所見面貌相似。一聽這等說法，消了好些敵意。知其要走回路，心想，這一帶房舍甚多，內裡都有人住，這婆娘一身武功，就逼她說，定必不服，她雖嫁與惡霸，聽口氣人並不像惡霸那樣可恨。

暗中殺一女人也不光棍。正樓一帶四面花木環繞，與別房相隔均遠。聽她方才所說，樓上共只幾個丫頭，早已睡熟，這些都是惡霸強迫搶來的土人之女，就是驚動，想也不會幫助仇人。那地方偏在莊後來路，相隔不遠便是湖蕩，逃走又極容易。何不乘機趕到她的前頭，藏往所居房中，等她進門，突然將其打倒威嚇，隔著兩層樓窗，便是哭喊也聽不見，免得殺一婦人，被人笑話。

主意打定，乘著二女分手背向自己，往旁邊一閃，借著牆根樹石掩避，輕悄悄先往正樓掩去，哪知林鶯出身綠林，耳目最靈，稍微響動便有警覺。鐵漢新近才跟人練了一點武功，全仗天生力大身輕，常年勞苦，動作輕快，但在行家面前仍瞞不過。

開頭二女只顧談話，尚未留意身後有人。分手之後，林鶯走不兒步，便聽出前面草響，有了動靜，忙即立定，靜心一聽，便知前面歸途有人走動。這時左近房中到處都住滿了人，多半會武，林鶯只一出聲，鐵漢立時成擒。林鶯偏是膽太多心。先當有人夜起，莊中這些教師、惡奴睡時十九赤體，偶出走動只披上一件長衣，必是看見自己想要避開。

後來聽出是往正房和丈夫新搶兩民女的臥室一面逃去，走得又輕又快，想起妹子平日優急之事，心疑丈夫又生邪念，知道妹子不會留在房中過夜，必要回去，埋伏中途，想要調戲，沒想到我會親身護送，失望溜回，心中氣極。又因莊中向無外人擾鬧，似此昏黑，身是女子，又未帶有兵器，如是敵人，便不乘機下手威迫，也必藏在原處。

隱伏之處甚多，莊中的人睡得這死，並無警覺，何必搶先溜走，腳底又不像個夜行人，十九是那該死的禽獸生出惡念，想打妹子主意，因恐撞上，無話可答，情虛溜走。因其素來任性，又在自己莊中，只避自己一人，並無顧忌，因此連腳步聲也聽了出來。越想越覺所料不錯，氣到極點，不禁勾動平日妒念，新仇舊恨一齊發作。

藝高人膽大，非但毫無驚動，連步法都未改，只在後面照著那人去路，靜悄悄從容掩將過去。跟了一段，聽出那人走往正樓一面，並未去往新搶民女房中，與所料不符，心中一動，忽然想起平日專向自己討好獻慫的兩個惡奴。

這班小人巴結主母原是慣技，不足為奇；但像惡奴金三狼那樣，格外做得過分，人又那樣賊眉鼠眼，莫非是這惡奴狼心狗肺，妄動色心，仗著丈夫信任，許其出入內室，知我失寵，想要乘虛而入？如其所料不錯，非將這廝擒住，叫丈夫看看他手下養的這班豺狼本相不可。

一路盤算，因鐵漢計算動作俱都太嫩，全不像個江湖上人。如說土人行刺，休說無此大膽，也必不會這等做法，始終沒想到那是外來仇敵。將到樓前，方始越想越怪，覺著所料那幾樣人均有於理不合之處，便把腳步放快，追將過去。

鐵漢腳底自比林鶯要慢好些，何況做賊心虛，好些顧忌。樓前本掛有幾盞紗燈，雖因夜深燭盡，內有兩燈還未全熄。鐵漢聽出身後已無腳步之聲，只當隔遠，不知敵人施展輕功，業已迫近，掩在石樹之下，想要看清他的形貌，好打主意。因見樓燈未滅，殘

發搖搖，為恐被人看破，臨時變計，想由側面繞過，攀著欄杆縱將上去。

心還以為想得謹細聰明，這一變計更把全身現在敵人眼裡。林鶯追離樓前已只兩丈不到。前面乃是樓前空地，惟恐驚動來人，特意掩在石筍後面。身剛立定，便看出昏燈影裡有一身材高大的壯漢往樓側悄悄掩去，才知來了外賊。因覺敵人武功不高，沒想到會是以前打獵兩次相遇的鐵漢，當是上人恨極，來此行刺，以為丈夫住在樓上，搶先趕來拼命。因對自己不存惡意，故此方才相遇不曾下手。

暗付：這些苦人所受虐待大深，情急拼命，理所當然，也實難怪。我如驚動人來，此人非但身受奇慘，還要牽連許多無辜之人受罪慘死，實在可憐。好在此人本領不高，莫如搶先上樓，拿了兵器，將其擒住，問明來意。只要真個情有可原，迫於無奈，說他幾句，悄悄放掉，免得多害好人，也是積德。

心念一轉，仗著路熟腳快，由黑影中輕輕一縱，便到對面樓旁；再一縱，便回到樓上。耳聽另一面樓板欄杆響動，心還暗罵蠢人，匆匆回房，想拿了兵器再去，以防萬一敵人手有板斧，敵他不過。哪知一片好心，反而吃了苦頭。

原來笨人也有笨主意：鐵漢由側面上樓時，因樓旁花樹太多，林鶯無意之中被樹枝掛了一下。因覺來賊是個粗人，自恃心盛，不曾留意，致被鐵漢聽去。林鶯本領又所深知，暗付：這婆娘打獵時往往孤身一人縱馬飛馳，不論多麼厲害的猛獸都敢上前，所用暗器百發百中。

方才未曾聽到後面腳步走動，莫要被她暗中掩來，吃她的虧。心念一動，人已翻過欄杆。樓上四面均有走廊，沿廊懸著一排紗燈，每面均有兩三盞燈光未滅，心方一驚。瞥見左近窗台上放有一塊小木板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便將木板拿起，打算投石問路，試探敵人可有警覺。

忙把木板在樓板上輕輕敲了一下，推了推欄杆，跟著身往前面樓角一閃，藏在一旁，想等探明虛實下手。目光到處，望見對面樓角果躡上一條人影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林鶯，知道蹤跡已泄，想起對方本領，頓生敵意。料定敵人已有戒備，凶多吉少。照此形勢，也許敵黨已被驚動。

心正尋思，事有湊巧，樓側花林外恰有兩人夜起，因相隔遠，看不真切。鐵漢只見花林外面有兩條人影，在殘月昏燈微光之一閃，便轉入暗影之中不見，越料有了埋伏，敵人已在暗中發動。覺著惡霸的老婆有什麼好東西。自來賊不空回，就不要她的命，也應給她一點厲害，向惡霸帶一個信，好歹出一口氣再走。忙將身形隱入樓角小門外面，探頭向外張望。

林鶯一則心急，又料來賊不知地理，必在查探丈夫臥室所在，連房也未進，竟將窗戶打開，縱身入內；連暗器都未取，隨手拿起一把刀便掩了過來。本意掩在來賊身後，冷不防將其打倒，問明來意，再作計較；做夢也未想到蹤跡反被敵人看破，前面伏有危機。

鐵漢見她貼著牆根悄悄掩來，忙將身子往門裡一縮，斧柄朝下，緊握手內，準備一下打倒拖進房去。敵人如未驚動，便將她綁緊，問明張家父女人在何處，前往將其救走。否則便罵她一頓，命向惡霸警告，仍由水路逃了回去，尋到虎女、婁公亮二人，再想法子來此救人。

林鶯一時疏忽，因未再聽聲息，以為來賊業已掩往後樓一帶，否則早已過來，忙將腳步一緊加急趕去，借著牆角隱身，探頭一看，並無人影。小門緊貼樓角，乃是日裡放茶水的小屋，空無一人。門也開著，裡面只有茶爐杯壺等零星物件，向不留意，沒想到蹤跡已泄，人會藏在裡面。一見無人，想起側面正屋乃丈夫平日飲酒望月之處，去冬曾在當地拷打土人，後來放走一個。

來賊不由前樓，卻往旁邊繞來，好似來過的人。只當人已掩進中間屋內，也未細想，仍貼牆根掩將過去。走過小門前，微聞門內微響，便知不妙。因面向外，不及回顧，大喝一聲，便往外縱。未容落地轉身，鐵漢一斧背已朝後肩背打下。瞥見敵人驚呼縱起，心裡一急，往前一躍，跟著將斧一推。

林鶯本是猿猴獻果，一面縱起，一面轉身橫刀迎敵。不料驟出意外，急怒交加，一聲驚呼，用力太猛，胸前瘡口立被震裂，膿血四流。平日大愛乾淨，一路走來，覺著胸前發冷，瘡破流膿，本就氣忿難耐。震破之後，瘡口又痛，由不得心神一分，背又向著敵人，種種吃虧。

鐵漢本領不高，偏有天生蠻力，手疾眼快，惟恐一擊不中，用力太猛。林鶯雖未被斧背打中肩臂，這反手一刀恰巧撩在斧上，峭的一聲震得膀臂酸麻，虎口皆裂，刀也脫手甩掉。鐵漢上來勢子太猛，林鶯只再稍微往側一偏，不必回手用刀來架，鐵漢一斧斲空，休說傷人，連身子也必同時躡出，不易收勢。

以林鶯的本領，無須喊人，當時便可將其打倒。經此一來，反倒吃了身法靈巧，武功大好的虧。雖因耳音靈敏，沒有回身便聽出敵人來勢，氣力卻差得多。又當瘡口迸裂負痛之際，見刀脫手，半身全麻，越發心慌，以為來了強敵，知道敵人斧沉力猛，慌不迭一個旋風腳便朝敵人襠裡踢去。

為了上來受傷、情勢危險，心中痛恨，想用殺手制敵死命。哪知敵人手疾眼快，近從高人學了一點手法，無意之中恰巧用上。上來一斧剛將敵人的刀打飛，想要低聲喝罵「狗婆娘快些停手，我不殺你，只問幾句話」，未容開口，耳聽房中有人驚呼「有賊」，同時瞥見敵人一脚踢來，身子一偏，右腿往後一撤，左手一探，就勢抓緊。

就這樣還無傷人之心，剛用力往回一帶，口喝：「不許再強，聽我問話！」

林鶯傷還未愈，胸前又生熱瘡，一時輕敵，沒有喊人，冒失掩來，被那一斧震得半身酸麻，傷處越發疼痛，還不知進退，一腿踢去，被人抓住，出生以來幾時吃過這樣大虧？又羞又急，怒火攻心，大喝：「我與你這狗強盜拼了！」話未說完，人已就勢單腳縱起，咬牙切齒照准敵人上三路抓去。

本意驚龍探爪，一手去抓敵人板斧，一手去抓敵人雙目，另一腿便當胸踢去，手法原極厲害；無奈週身傷痛酸麻，起勢雖猛，氣力不加。鐵漢是個粗人，一心對敵，並無憐香借玉之心。剛把林鶯的腳抓住，忽然想起此是婦女的腳，覺著晦氣，慌不迭順手一甩。

林鶯用力太猛，先隨敵人一帶之勢騰身而起，整個身於俱都凌空，剛縱過敵人的頭，待往前撲，還未抓下，瞥見敵人手上那柄又沉又重的板斧映著殘燈寒光閃閃，心膽一怯，氣便散了好些。

本就傷痛難支，誤以為敵人找她便宜，情急拼命，萬沒料到有此一甩。鐵漢力氣又大，哪禁得住？當時甩出老遠，雖被廊柱擋了一擋，不曾甩向樓外送了性命，驟出意料，去勢太猛，怒極心昏，身子一挺想要翻轉，無巧不巧膝蓋骨撞在樓柱上面，受傷越重，骨痛如裂。

百忙中一把撈住欄杆，人已痛麻，正在嘶聲怒罵「快捉狗強盜」，腳還不曾全落地上。